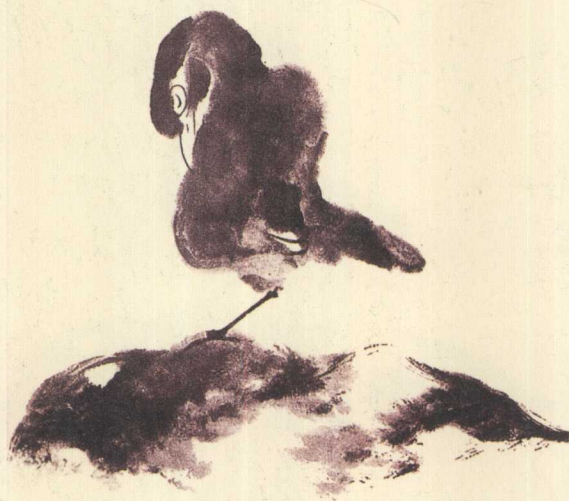


林谷芳作品·禅

与 禅

林谷芳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五

禅

林谷芳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6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画禅/林谷芳著.—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林谷芳作品)

ISBN 978-7-100-11683-1

I.①画… II.①林… III.①中国画—绘画评论
IV.①J21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50616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画 禅

林谷芳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1683-1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6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3 1/4

定价:65.00 元

目 录

序：道艺交参，画禅一如 4

見心——生命的归零

庭前柏树子——牧谿《六柿图》 8

觅心了不可得——石恪《二祖调心图》 14

若见诸相非相——八大《双鸟》册页 20

本来面目——白隐慧鹤《达磨图》 25

两端俱坐断——宫本二天《布袋观斗鸡图》 30

万古长空——东岭圆慈《一圆相图》 35

氣魄——直上孤峰的气概

剑刃上事——墨谿《达磨图》 42

高高山顶立——宫本二天《枯木鸣鵙图》、八大《孤鸟图》 47

大悟不存师——元人《达磨图》 53

佛来佛斩——梁楷《六祖撕经图》 58

此位无宾主——八大《鱼》 63

破——抖落的畅快

达磨不是祖——梁楷《释迦出山图》 70

骑驴要下——贯休《罗汉图》 76

不知最真切——牧谿《老子图》、贯休《因揭陀尊者》 83

恐上纸笔——陈洪绶《品梵图》 90

从门入者，不是家珍——石涛《山水》册页 96

独超物外——玉润《山市晴峦》、雪舟等扬《山水图》 101

我不会佛法——雪舟等扬《二祖断臂图》 107

行持——直契无别的世界

无——白隐慧鹤《无》 114

体露金风——龙安寺《枯山水》 120

啐啄同时——八大《八哥图》 125

不欺之力——牧谿《八哥图》 130

- 行脚句亲——中原南天棒《托钵图》 135
- 但尽凡心——丁云图《罗汉补衣图》 140
- 婆子点心——罗聘《寒山拾得图》、可翁《寒山图》 145
- 饥来吃饭困来眠——宋人《搔背罗汉图》 151
- 还闻偃溪水声否？——牧谿《渔村夕照》 156
- 无情说法——玉润《庐山图》 161

风光——即事而真的生涯

- 不二——八大《鱼鸭图卷》《眠鸭图》 168
- 明月藏鹭——唐寅《苇渚醉渔图》 173
- 日日是好日——梁楷《布袋图》 178
- 始从芳草去——梁楷《李白行吟图》 183
- 雨过青苔润——禅庭园之“苔” 188
- 万法本闲——龚贤《减笔山水》、华岳《秋景》册页 193
- 日用如云水——风外慧薰《布袋图》 199
- 廓然无圣——梁楷《泼墨仙人图》 204

目 录

序：道艺交参，画禅一如 4

見心——生命的归零

庭前柏树子——牧谿《六柿图》 8

觅心了不可得——石恪《二祖调心图》 14

若见诸相非相——八大《双鸟》册页 20

本来面目——白隐慧鹤《达磨图》 25

两端俱坐断——宫本二天《布袋观斗鸡图》 30

万古长空——东岭圆慈《一圆相图》 35

氣魄——直上孤峰的气概

剑刃上事——墨谿《达磨图》 42

高高山顶立——宫本二天《枯木鸣鵙图》、八大《孤鸟图》 47

大悟不存师——元人《达磨图》 53

佛来佛斩——梁楷《六祖撕经图》 58

此位无宾主——八大《鱼》 63

破——抖落的畅快

达磨不是祖——梁楷《释迦出山图》 70

骑驴要下——贯休《罗汉图》 76

不知最真切——牧谿《老子图》、贯休《因揭陀尊者》 83

恐上纸笔——陈洪绶《品梵图》 90

从门入者，不是家珍——石涛《山水》册页 96

独超物外——玉润《山市晴峦》、雪舟等扬《山水图》 101

我不会佛法——雪舟等扬《二祖断臂图》 107

行持——直契无别的世界

无——白隐慧鹤《无》 114

体露金风——龙安寺《枯山水》 120

啐啄同时——八大《八哥图》 125

不欺之力——牧谿《八哥图》 130

- 行脚句亲——中原南天棒《托钵图》 135
- 但尽凡心——丁云图《罗汉补衣图》 140
- 婆子点心——罗聘《寒山拾得图》、可翁《寒山图》 145
- 饥来吃饭困来眠——宋人《搔背罗汉图》 151
- 还闻偃溪水声否？——牧谿《渔村夕照》 156
- 无情说法——玉润《庐山图》 161

风光——即事而真的生涯

- 不二——八大《鱼鸭图卷》《眠鸭图》 168
- 明月藏鹭——唐寅《苇渚醉渔图》 173
- 日日是好日——梁楷《布袋图》 178
- 始从芳草去——梁楷《李白行吟图》 183
- 雨过青苔润——禅庭园之“苔” 188
- 万法本闲——龚贤《减笔山水》、华岳《秋景》册页 193
- 日用如云水——风外慧薰《布袋图》 199
- 廓然无圣——梁楷《泼墨仙人图》 204

序：道艺交参，画禅一如

林谷芳

宗教艺术是艺术的大宗，谈它，很自然，要谈好，却很难。

难，难在它牵涉人类心灵极致的两端：道与艺，能两者得兼者并不多。

难，更难在看似结合自然的两端，却涉及相互矛盾的人格特质：平等一如与爱憎有别。如何能在万古长空中具现一朝风月，在一朝风月中映显万古长空，牵涉超越而有机的融合。这不只要道与艺两者得兼，不只要有更高层次的统合，其极致更必须直示道与艺的无别，但能道艺一体者又何其少也！

正因如此，以艺术契入者，总在形式、手法上强作人解；以宗教涉入者，又往往主题先行。这样的误区比比皆是，而在禅艺术尤甚。

禅，不立文字，无法为法，只谈形式手法就必然死于句下；禅，日常功用，触目皆道，泥于主题就必然“骑牛觅牛”。总之都有违禅意。

禅艺术难谈，谈禅诗多的是依文解义，谈禅画更多执相以求，而诗与画恰又是禅艺术的大宗，它们虽不似茶道、花道、禅庭园，以禅贯穿一切，自成完备的系统，却因出入道俗，通其两端，更有

禅活泼无碍的一面，影响世人也更多更广。

正因如此，在《千峰映月》中，我才以禅者自见地、修持乃至生命风光的种种，总体地以禅入诗、以诗映禅。而禅画虽不似禅诗般质与量几乎涉及禅的诸面相，但一幅幅作品却更似离乎文字、诸相非相的公案，由此契入，禅生命之活泼乃当下现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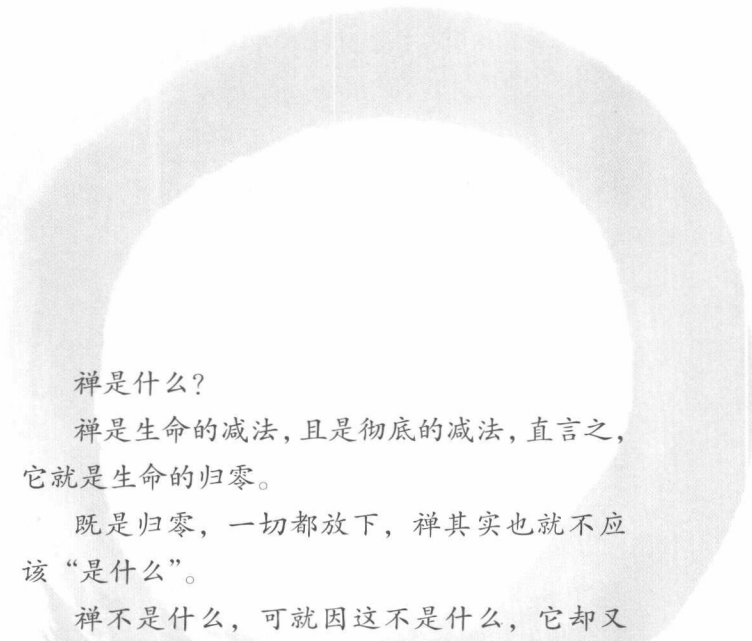
禅画当然不能离画而谈，但禅画的动人处、幽远处、意在言外处、当下即是处、生杀同时处，却正是契于禅心所致。缺乏禅心的画，即使以达磨、慧能为题，即便笔墨再酣畅淋漓，也不能称为禅画。以此，更根柢地说，禅画乃必得是一种画禅。

画禅，可以禅说禅画，可以禅画说禅，到此，如禅诗般，你能以禅入诗、以诗契禅，而宗门既谈茶禅一味，在这本《画禅》里，你自然也可以道艺交参、画禅一如。

金祥

見地

生命的归零



禅是什么？

禅是生命的减法，且是彻底的减法，直言之，它就是生命的归零。

既是归零，一切都放下，禅其实也就不应该“是什么”。

禅不是什么，可就因这不是什么，它却又尽是什么。不是什么，是它“只破不立”；尽是什么，是它“触目皆道”。有句话说：“无一物中无尽藏，有花有月有楼台”，指的正是这禅者的生命风光。

不是什么又尽是什么，不在玩文字游戏。禅是佛教的一宗，释尊菩提树下的悟道，所证正是人人皆具的佛性。本自具足，不假他求，但世人却头上安头、葛藤缠身。

所以说，修行、或生命的超越，不在为学日益，而在为道日损。不心外求法，让葛藤脱落，本心自然映现，眼前就是一片不为惯性思虑所缚的天地。正如镜照万物，胡来胡现，汉来汉现。你只须直心而为，便满目青山。

庭前柏树子

——牧谿《六柿图》

论事为人、生活修行，行者与艺术家自来不同。厌弃差别起落，行者乃举平等一如；挥洒情性，艺术家却喜于一事一物中具现风光。因此，以艺入道，艺术家既须断其差别，生命风光乃常不见；由道起艺，行者又往往泥于形式上的文以载道。必得超越两者局限，打破双方疆界，乃有道艺一体的作品可言。

谈道艺一体，即不得不谈禅艺术。禅家的宗风在破、在当下，它既合于艺术家性格的不羁，更体现着日常功用中的“以偏见圆”。以此，佛教诸宗乃只有禅形成以其为核心的禅艺术，禅诗、禅画、禅庭园、茶道、花道，皆以其样貌清晰，不涉理路，令人神往。

然而，虽样貌清晰，禅艺术所写却不尽然要是禅家禅事。禅原不必于禅者、不必于寺院、不必于僧家的行住坐卧，所谓“尽大地是个解脱法门”，事事皆可入禅，端看你如何拿捏，如何切入。但也因此，寻常人看禅艺术，在虫鱼鸟兽、山水人物中，乃不免雾里看花，艺术家看禅艺术，更常限于理路言诠，禅诗杰作向为诗家所未识，禅画更往往为画家所误读。

禅画当然不能离画而谈，毕竟这是它在此的外现，但离开了禅来谈禅画，危险恐怕比离开了画来谈禅画要严重许多，《六柿图》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谈禅画，最具代表性的，许多人恐怕都会直指牧谿的《六柿图》，的确，从《六柿图》可以解读禅画的许多特质，但吊诡的是，解读的本身往往就远离了禅，画家、学者在此的误区可真不少。

误区之一是用解析的手法看《六柿图》的构图，以为这构图是几何分析的，却不知结构——尤其是有意的结构，正背离了禅，如此做，套句禅语，是“死于句下”。

有汉学家甚至将《六柿图》衍伸为曼陀罗的表现，以为这里藏着“佛教世界中宇宙秩序的几何图形”，更以为中间体积最大的是“至尊”，到此，就更不知伊于胡底了。

在佛法，密为胜义有，禅为究竟空，一为绝对肯定，一为彻底否定，尽管最后总标举“真空妙有”，但形貌、宗风恰是两极。因此，禅绝不许有如此规范的曼陀罗观。这种汉学家的见解，只能说他还在佛法之外，可这种说法却常被引用，令人不免想到以清微淡远为宗，与密教堆叠法相恰好相反的古琴，只因弹琴前有净手、焚香的规矩，琴桌又被称为琴坛的这些外相，就可被汉学家高罗佩连接到密教对琴有所影响的论述。

误区之二是在笔墨手法上的分析，以此告诉我们牧谿是如何巧妙地安排浓淡不一的六颗柿子，于是牧谿不仅是位能掌握笔墨的画家，还是一个精心的设计者。这种说法的荒谬，正如将一则公案视为禅师特意安排的教案般，完全不知所谓“箭锋相拄、间不容发”，

在电光石火之机中映现直观世界的禅家风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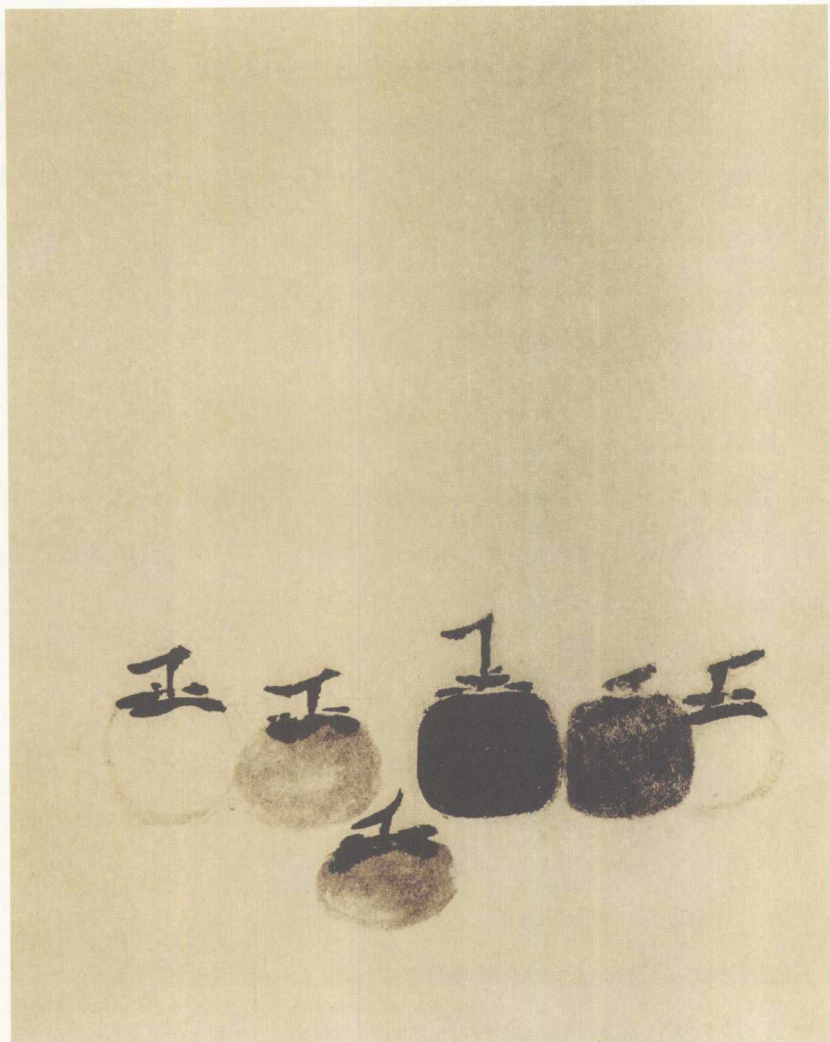
禅是摒弃作意的，《六柿图》可以从各种角度找出各种关系，但都非禅者的设计，而它的魅力、超越也正在这“无作意”上，没有一个禅者会像学者、画家的分析解释般，那样无聊乃至颠倒。以此，下面的“想象”反可能更符合事情的原貌：

金秋季节，柿子红熟，禅院的老和尚怀念柿子的甜味，遣了小沙弥去买，就在这等待的时刻，恰看到桌上平日的纸墨，于是，聊以排遣，信笔一挥，就完成了这幅千古的绝作。甚至我们还可以想象，柿子买来，老和尚津津有味地吃着，却早已忘记了这幅画，直到隔天，再至桌前，才惊觉自己已完成了一幅契于三昧的作品。

这个“想象”与前面的分析相比，似乎少了些“证据”，却更接近禅家的生活。毕竟，离开了无作意这个基点，就离开了禅，以此谈禅画，就有本质的荒谬。

《六柿图》是无心创作的典型，除了随机艺术外，艺术——尤其是西方艺术总有其创作的动机、主题、轴线、结构，但禅认为这都是思虑心、计较心的产物，有其明显的局限，只有契于无心，让内在的佛性流露，才能超越惯性，而到此，就没有哪件事物不是创造的了。

禅谈无心，无心是无有计较心、无有思虑心。人因计较思虑，总活在二元分割的世界，追逐攀缘、颠倒梦想、痛苦烦恼、生死轮转皆由此而来，只有将此破除，生命才得以透脱自由，人的潜能也才得以释放，所谓“无一物中无尽藏，有花有月有楼台”，禅生活、禅语言、禅行为之所以如此自在活泼、充满创意、当下圆满，正缘



牧谿《六柿图》 日本京都大德寺龙光院藏

《六柿图》是禅画的代表作，直陈“无心的创作”。“无心”即“无作意”，到此，信手拈来，无非是道，《六柿图》因此浑然天成，无迹可寻。